

看到一个日式陶制杯子,杯身浅白,一侧上有深红五个汉字,“日日是好日”,像是手写体,雕刻,烧制。喜欢这个杯子,放进了购物车。价格不便宜,当然也没有昂贵到某某“手作”售价的地步,毕竟不是必需,就久未下单。大概过了一年,再看,这家店还在,关注数上升到七十多万了,应该是销售得更好,但购物车显示为“失效商品”,这个杯子下架,没有了。

贪婪得不到满足,还是遗憾的。我确实有贪婪之心,买过不少杯子。黑色杯身上,雪豹的一只眼睛是蓝色的。这是一个膳魔师保温杯,单手按键开盖。我喝了一口热茶,将杯子谨慎而庄重地放在桌面上,雪豹蓝色眼睛就会盯着我。我没有见过雪豹,不知道它的性情。而这写意的眼神,不乏温柔,也有些忧伤。或许我当初买这个杯子,就是因为雪豹温柔而忧伤的眼神。想想看,温柔而忧伤,在这世界上是多大的情分呀。

工业文明,将一件器物做好,好到极致,这也会让人喜爱。我买过好多膳魔师的保温杯,因为它们性能优越,耐用、好看。杯子有带茶漏的,也有大杯盖可用作小杯子的,还有容量超过1000毫升的。杯身有纯黑的,也有银白的,还有黑色中绽放红色的。本来,每个杯子都能终身使用,每个杯子都喜爱,但这些杯子并没有都能用上一辈子,有被丢失的,以及被毁坏的。丢失,通常发生在列车、航班和旅馆。而毁坏,要么是碰撞、挤压,要么是滑落、滚动。所有喜爱之物都该温柔以待,丢失、毁坏总让人忧伤。

喜爱的杯子多,没法对一个品牌专一,我也买了虎牌、象印的杯子,还买了星巴克和其他的杯子。很多杯子。大大超出实际所需。它们都好,各有各的好。穿不同的衣服,背不同的背包,去不同的地方,到不同的场合,我可以选择适合的杯子(有时一个,有时两个——茶杯和咖啡杯)带上。这类似于女性需要无数个包,似乎也情有可原。人生未免单调、贫乏,多用几个杯子,这不太过分吧?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自我开脱。

星巴克的咖啡杯,杯身图案推出一个城市系列,比如北京、上海、成都、贵阳,我买了“昆明”的。带着昆明城市图案咖啡杯去广州,到一家星巴克门店,我在那儿想买一个“广州”的,但最终还是克制的。另一个咖啡杯,为了淘到一根匹配的钢制吸管,我花了整整七十分钟逛网店。这样不计时间成本,还是上次淘电动剃须刀刀头逛亚马逊海外购经历过。当然,那次下单后等待时间更久,德国发货的刀头,差不多三个月才到货。

这算不算奢侈呢?即使这是奢侈,也只是在一个穷人的奢侈。我无非是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不管不顾,将稍微好一点的东西带到生活中来。

也是你的因,就要,就要!我把桌上的压岁红包都抢在手里,急得小外甥哭了。爸爸被缠得没办法,说,没准备你的红包,我不管,偏要!闹得鸡飞狗跳。爸爸吵得没法子,他挠挠头皮说,红包没有,送你首诗,如何?我喜出望外,跳起来喊:“好好好啊!要写蛇诗,别的不算!”爸在屋里团团转,苦苦沉吟,好一会儿才拿起毛笔,在宣纸上写了咏蛇诗:“年年濡笔颂椒花,信是桑榆日未斜。拾得龙鳞三百片,申江又见舞金蛇。”还题了:“丽儿六十正逢本命年,书此以勉。”落款没写

他的静观书屋,写了我的梦陶斋,还破例为我解读了这首诗。我暗喜,压岁钱有啥稀奇,这约我赚了大。按1996年约定,我也写了十四行诗“蛇赞”,结尾有“谁解千切透骨、血肉横飞的馨香”,爸难得地夸,好句!我们父女连续合作12年写生肖诗,中西合璧,亦古亦今,成为难以复制的诗坛佳话。今年,正是陶行知诞辰110周年,我们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全球华人书画纪念大展,大多数作品画的,写的都是陶行知名言,只有这首“咏蛇”,与陶先生无关,因别具一格弘扬真善美,特别引人注目,不少人还好奇地追着我问,丽儿是谁?我笑而不答,心里美滋滋的。

两个蛇年过去了,今又蛇年,叫我丽儿,为我写诗的爸已不在,只有他的诗响在耳畔:“龙麟难得,拾一片就不得了,何况300片!但只要努力,什么奇迹都会发生!你这条金蛇,定会舞出一片新天地!”

昨晚吟笺墨未干,今咏金蛇索句难。濡笔遗下回肠赋,浦江岸畔肺腑寒。世上有蛇无数,都属寻常,只有爸送的这条“金蛇”,是人间唯一瑰宝。感受爸温暖的目光,我记着爸的祝福,至今还在“舞”天“舞”地呢!

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,快乐被炸成了米花,似乎是童年故乡的味道。

相连。AI或许能够替代人类完成资料整理、语言润色或灵感激发,但作品的核心灵魂、独特视角、情感张力和思想深度仍需作家来主导。AI或许能生成“畅销书”,但无法替代一流作家拿出那种“由真实生命经验淬炼出的具有思想锐度的故事”。AI可能接管新闻快讯、产品描述、企业传记、群体采访一类的功能性写作,但人类作家的价值将在高端文化产品中进一步凸显。

我更想说,科技革命往往重塑而非消灭传统职业。譬如,摄影技术出现时,有人担心绘画会消失,可事实上反而催生了印象派、抽象表现主义、新表现主义等新的艺术形式;譬如流水线服装充斥市场之后,手工定制和独立设计师品牌反而更受追捧;譬如电子书的出现,并未让纸质书消失,而是拓宽了阅读场景。以上事例说明,技术扩展了可能性,但不是完全取代人类。

我还想补充一点,AI写作可能面临版权归属问题,AI若“洗稿”他人作品可能引发法律纠纷,AI生成的某些有害内容可能涉及伦理责任,而人类作家的原创性始终是文化创新的基石。在不久的将来,官方可能会对AI的应用场景设限,从而为作家的原创性写作保留空间。

我发现,一些年轻作家已开始实验性运用AI创作。我还发现,日本一个微型小说大赛已经允许AI参赛,但获奖作品因“缺乏意外性与人情味”引发了人们的质疑。这或许预示了AI与人类创作的长期共存状态:前者拓展可能性,后者定义价值。未来的作家或许更像“创意策展人”,他们需要更深度地思考人性,更敏锐地捕捉时代精神,更熟练地运用AI来突破技术性限制。未来或许会出现“人机协作创作”的新模式,而绝非单方面取代。作家真正危险的从来不是AI,而是放弃对思想深度与情感真实的追求。当AI能够批量生产“标准答案”时,那些“敢于直面问题并进行深度探索”的作家,将显得愈发珍贵。

一句话,作家不会消失,但角色可能进化。

可没空陪你玩!我软磨硬泡,许以“重赏”,好不容易才说动他。他听说每年要写,又摇头了。后来,总算被我我说动,但他说,别的生肖都可入诗,蛇不行!十二生肖缺蛇怎么行,我劝了半天,他还是不答应。我想“蛇”还有好几年,到时候再说。

2001年是农历蛇年。蛇的形象实在不敢恭维,怎么做都不可能讨人喜欢。我与周先生讨论了几个月,才勉强完成。要写诗了,想起爸说蛇不能写,还是硬着头皮去求。被爸一口回绝,说蛇没法写,你去请别人,或者自己写。

除夕那天,吃了年夜饭,爸给孙辈发压岁钱。我憋着一肚子气,趁此机会搅局。我大叫,我也要!爸说,那么大人,要当奶奶了,还好意思要压岁钱!我要赖说,再大,

里下河的炒米,可抓一把来生吃,可余入蛋羹子茶里同泡,可滚麦芽糖浆切块,可碾碎混入焦屑里共煮。后面三种,汪老作家说是惯宝宝才有的待遇,辞官回乡的落魄文人郑燮用来待客,只是东乡将其列为探望产后孕妇,和红糖一起为“月子礼”而贺弄彰或弄瓦之喜,倒也有些古意。

忽念及安庆的鸡汤炒米,与本处是两异的。也是糯米洗净沥干,先用甑桶蒸熟,在竹匾上摊开晒至米粒状,再下锅铲炒,或油煎煎脆,凉透后装入瓶罐中保存。打半碗鸡汤,舀几下炒米撒入,待泡软后即食。与里下河的炒米相比,香是一样的香,入口嚼嚼,于上下牙间的拉丝感,或口舌吞吐的滑腻度,却各有千秋。炒米犹如美人,别个是月光,冷是真冷,艳亦真艳;别个是朱砂痣,笑或无温,血色浪漫。

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,快乐被炸成了米花,似乎是童年故乡的味道。

作家会消失吗

高洪雷

《老人与海》传递人类与命运抗争的哲学。例如,AI也许能基于人给出的指令,写出一篇优美的散文和短篇小说,但它不会解码人生,更不能揣度人类,所以难以创作出像小仲马《茶花女》那样的人性纠缠、滴血含泪的小说。马尔克斯说过:“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,是对世界的一种揣度。”余华进一步解释说:“写散文有一个回忆的支点,写短篇小说需要凭空寻找一个构思的支点,这就是两者的不同,只要找到支点,都能在自己的掌控中去完成。但写长篇小说不同,即使你找到支点,你写到一半时,也可能发现不对,就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支点。所以,写短篇小说、写散文是工作,因为能在短时间完成并能掌控,但写长篇小说是生活,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”

我也想说,写作不仅是文字输出,更是人类认知世界、表达自我的方式。作家通过作品传递自己的观点、反思社会问题、探索人性边界,这种创造过程与人的主体性紧密

因为肖蛇,每到蛇年,我总有点“作为”,这已成了习惯。家人、学生也都来凑热闹,买了一堆红衣服,还送来各种“蛇”,弯的直的笑的,扮鬼脸的。这些蛇,引不起我什么兴趣。我有别人没有的“蛇”。而且世上仅此一条,有钱也买不到。

那是1996年,农历鼠年,我心血来潮,开始设计生肖,还夸下海口,每年推出一件,连做12年。从未学过美术的我,不会画画,不懂造型艺术。无知者无畏,我去找人合作,到处碰壁,还被人笑。还是陶艺

大师周国桢听懂了我的构思,做出了我想要的“鼠”,没想到被藏友追捧,好评如潮。

我有了信心,第二年

申江又见舞金蛇

叶良骏

是“牛”,比鼠容易多了,一下子就做成了。不安分的我,觉得光有“牛”不尽心,还要有说明,于是设计纪念卡。我突发奇想,请爸写首生肖格律诗,这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举。去找爸,被他骂了一顿说,你吃饱了没事做,我

次洛组建的“西天取经”队伍受到了重创,到了溃不成军的地步,这对次洛的打击很大,成了他耿耿于怀的一块心病。先说白龙马。在次洛的队伍里,充当白龙马的是次洛家的白色小藏獒。那时,“白龙马”还不到两岁,胖乎乎的,非常敬仰和尊重他的小主人,每天几乎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次洛身后,不论次洛走到哪儿,“白龙马”都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后来我和次洛上了学,小藏獒是不被允许带到学校去的,去往学校路畔的伏侯城遗址就成了我们和“白龙马”告别的场所。两年后,“白龙马”长成了一匹健壮的雄性藏獒,高大、凶悍,成了小牧村的狗王,已不屑于跟我们玩儿了。有时候被次洛牵出来玩儿,也只是出于对小主人的面子,勉强敷衍着跟在我们身后。如果远远看到一只狗儿或听到一声狗叫声,他便毫无顾忌地抛开我们,飞跑着奔我们远去,跟其他狗儿们玩儿去了。

一次,村里来了一辆汽车,这是村里第一次开进一辆汽车。当汽车沿着小牧村里人畜踩踏出来的沙土路,颠簸不平地吼叫着,一点点逼近小牧村时,村里的人们都好奇地站在路边,惊奇地看着,村里的狗儿们更是发出了嘈杂不堪的吠声,声音里除了惊奇,隐约还能听出恐惧和不安——村里的不少人和狗,都是第一次看到汽车。就在这时,“白龙马”不知道从哪儿冲了出来,它高声吠叫着,刺耳的声音瞬间就压住了嘈杂的狗叫声,其他的狗儿们一下子安静了下来。“白龙马”的吠叫声里没有一丝惊讶和恐惧,而是充满了难以抑制的愤怒。它所向披靡,径直冲向汽车,在汽车周围左冲右突,试图驱赶这个庞大的闯入者离开这里。开车的师傅不由按了一下喇叭,这让“白龙马”更加愤怒,它冲过去,去扑咬汽车的前轮,不想,它的前爪被压在了车轮下。愤怒吼叫的“白龙马”忽然发出一声惨叫,紧接着便放弃了对汽车的追咬,一瘸一拐地向着看热闹的人们跑来,那样子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。

“白龙马”自此成了一只瘸子狗,慢慢地,也就担当不起“西天取经”的重任了,也就不跟我们玩儿了。

再说沙和尚。在次洛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里,充当沙和尚的是次洛的妹妹卓央。卓央刚上小学时,还是个黄毛丫头,只要能和我们一块儿玩儿,也就不计较在游戏里担任什么角色。如今她三年级了,开学后就四年级了,她已成了一个羞羞答答的小姑娘,开始跟我们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,慢慢地,就不跟我们玩儿了,甚至不能当着别人的面叫她沙和尚了。如果没在意叫她沙和尚,她一定会圆睁怒目,用她目光的刀子狠狠地剐你的脸。

让次洛最为耿耿于怀的是猪八戒。原本充当猪八戒的瘦猴子“米拉孜孜”,如今完全跟我们拜拜了,不但拜拜了,还另立门户,自己当上了美猴王,在学校里,经常在课间休息时舞动着他的金箍棒,完全抢了次洛的风头——次洛至今没有一根金箍棒。

次洛一直想重整旗鼓,重建“西天取经”的队伍。一次我和次洛一起在我家写作业,他就向我聊起了他想重建队伍的宏大计划,却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,到哪里去找人。“我们的猪八戒会在哪里呢?”他无可奈何地对我说。我抬头看看他,便和他开玩笑说:“找猪八戒,就要到乌思藏去。”“乌思藏是什么地方?”他听了很惊讶,便问我。“《唐僧喇嘛传》里说猪八戒居住的高老庄就在乌思藏。”我说。“那是什么地方?”次洛听了更好奇。“阿爸说,乌思藏就是现在的西藏啊!”我说。“啊,猪八戒原来是西藏人啊?”“书里就是这么写的。”

次洛听了我的话,觉得又神奇又好玩儿。“等咱们长大了,一定要去西藏转一转!”他神往地说。“一定去!”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。

乌思藏的猪八戒

龙仁青



玉兔望月 (水彩) 朱丹

“鸡鸭毛,坏铁器,旧衣服换糖嘞”的吆喝声,是卖麦芽糖的货郎,还有“梨呀么梨膏糖啊,一块钱这么长啊”的地方童谣……此起彼伏的叫卖声,让从城市回到苏北乡村的孩子们欢呼且雀跃,那么新奇有趣又热闹。

在财神巷与居民岭大巷之间,那个卖米摊饼的网红小店左侧,是最受孩子们喜爱的炒米摊子。炒米摊子,以前是挑担,一头放大圆肚子的铁转锅和烧炭的炉子,另一头是木风箱和炭块。现在乌枪换炮,用上了电动三轮车,摊主也从孩子们嘴里的黑脸膛大伯慢慢成了白胡子老爷爷。

南方唤“炸炒米”,北方喊“爆米花”或“崩米花”,都是用粟米,使其入瓮,而膨大其身。此两样,在范成大日记吴郡爆谷风俗时曾提及:“炒糯谷以卜,谷名勃娄,北人号糯米花。”而到了苏北里下河,则号称万物可炸,不仅炸粟谷,还炸玉米、

蚕豆、黄豆等,从口感和用途而言,却是糯米最佳,次等南优,粳米和杂粮是等而下的。

左摇几圈,右转几圈,操作炉子的老爷子,看了看上面的指数表,在大声吆喝了两句“当心,响了”后,把

炸炒米

施小军

炉子取下,用脚猛一踩顶盖的连杆,“砰”的巨响和着白色烟焰便飘进等候、围观以及路过人们的鼻腔中。赵翼有诗咏米花:“就锅排下黄金粟,转手翻成白玉花。红粉美人占喜事,白头老叟问生涯。”他写得很唯美,亦很阳春白雪,但我更愿意说炒米有四声:炮、跑、泡、刨。一声巨响,众小儿捂着耳朵四散,又呼而围聚,抢半布袋米花回家,再用粗瓷海碗热水淋浸,偷挖半勺红糖撒进,急搅两下,不等凉透就直接入口。这个时候偏不能问孩子,问就是猪八戒没吃出人参味,是要再来一遍的。

美食

